

麦子的嚎叫

曹文轩
Cao Wenxuan
Zuopin
作品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子的嚎叫 / 曹文轩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3.5

(曹文轩作品)

ISBN 978-7-5332-7385-9

I. ①麦…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
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6171号

曹文轩作品
麦子的嚎叫
曹文轩 著

组稿策划 徐迪南
责任编辑 肖晶
插画 段虹工作室
装帧设计 装书坊·牛钧工作室

出版人: 胡鹏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135×200毫米 32开 7.75印张 93千字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978-7-5332-7385-9
定价: 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531-82098710

麦子的嚎叫

曹文轩
Cao Wenxuan
Zuopin
作品

明天出版社



多少年过去了，写了不少文字，出了不少书，

其实都是在建屋。这屋既是给我自己建的，也是

——如果别人不介意、不嫌弃的话，

也尽可以当成自己的屋子。

我想，其他作家之所以亲近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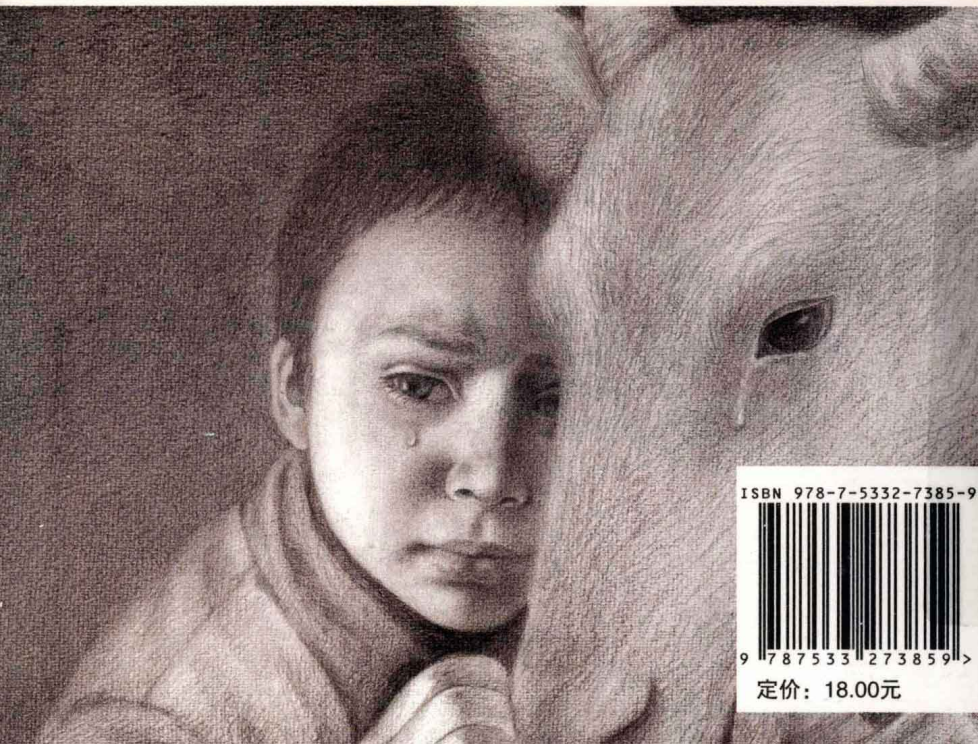
和我对文字的理解大概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是，我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人，

我的屋子是建在水边上的。

三十年来

我最好的作品就在这里



ISBN 978-7-5332-7385-9



9 787533 273859 >

定价：18.00元



海水绸子一般蓝。那年，见到了别样的海。
(2002年摄于古巴海岸)



上 / 身后的雕像是黑色的，他们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家伙。我与他们毫不相干，但我喜欢他们作为我的背景。这样的反差，有点滑稽。（2009年摄于台湾朱铭美术馆）

中 / 无论身在何方，被孩子们簇拥，总是最幸福的时刻。（2006年9月摄于柏林）

下 / 一个拥有一群妹妹的哥哥，一定会让人羡慕不已。（1975年秋摄于周伙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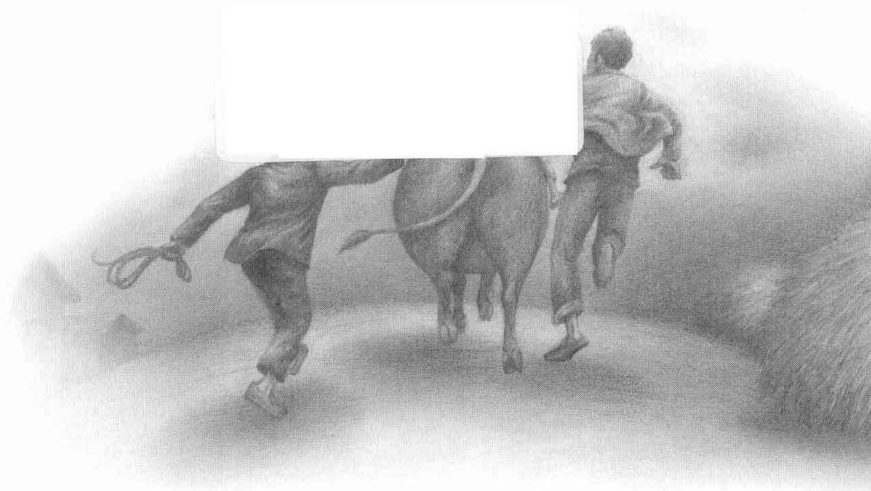


曹文轩作品

麦子的嚎叫

曹文轩
著

明天出版社



目录

追随永恒（代后记）

235

红葫芦

211

鱼鹰

195

鬼谷

139

哑牛

117

红辣椒

83

痴鸡

67

麦子的嚎叫

27

第十一根红布条

11

第十一根红布条



一个古怪而孤僻的老头，一头独角而年迈的老牛。最初脑海里出现这个场景时，我抑制不住地激动。我隐约地预感到，这两个老去的、即将被世人遗忘的生命之间，必定会发生某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尘嚣的眼中，老人与他的牛是那样孤独甚至枯萎的生命形态，他们似乎远远离开了这个热闹的世界，冷眼看着那些喜怒哀乐。什么都与他们无关。只有红布条，才是他们与尘嚣唯一的联系。它是记事扣，是功勋，是生命，是被遗忘的良善。它在老人与牛用尽生命的奔跑中翻滚。在这篇小说中，我无意于去表达某种崇高与伟大，我只是想让这老旧的身躯以它最愿意的方式死去，去争取生命的尊严与厚重。



麻子爷爷是一个让村里的孩子们感到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可怕的老头儿。

他没有成过家。他那一间低矮的旧茅屋，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子后边的小河边上，四周都是树和藤蔓。他长得很不好看，满脸的黑麻子，个头又矮，还驼背，像背了一口沉重的铁锅。孩子们从来就没有见他笑过。他总是独自一人，从不搭理别人。他除了用那头独角牛耕地、拖石碾，就很少从那片树林子走出来。

反正孩子们不喜欢他。他也太不近人情了，连那头独角牛都不让孩子们碰一碰。

独角牛之所以吸引孩子们，也正在于独角。听大人们说，它的一只角是在它被买回来不久，被麻子爷爷绑在一棵腰一般粗的大树上，用钢锯给锯掉的，因为锯得太挨根了，弄得鲜血淋淋的，疼得牛直淌眼泪。要不是别人劝阻，他还要锯掉它的另一只角呢。

孩子们常悄悄地来逗弄独角牛，甚至想骑到它的背上，在田野上疯两圈。

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孩子这么干了。麻子爷爷一眼看到了，不吱一声，闷着头追了过来，一把抓住牛绳，紧接着将那个孩子从牛背上拽下来，摔在地上。

那孩子哭了，麻子爷爷一点也不心软，还用那对叫人心发怵的眼睛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把独角牛拉走了。背后，孩子们都在心里用劲骂：“麻子麻，扔钉耙，扔到大河边，屁股跌成两半边！”

孩子们知道了他的古怪与冷漠，不愿再理他，从此就很少光顾那片林子了。大人们似乎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里。村里有什么事情开会，从没有谁会想起来去叫他。人们在地里干活，也觉得他这个人并不存在，他们干他们的，谈他们的。那年，搞人口普查，负责登记的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竟将在林子里住着的这个麻子爷爷给忘了。

全村人都把他忘了。

只有在小孩子落水后需要抢救的时候，人们才忽然想起他来，严格地说，是想起他的那头独角牛来。

这一带是水网地区，大河小沟纵横交错，家家户户住在水边上，门一开就是水。太阳上来，波光在各户人家屋里直晃动。吱呀吱呀的橹声，哗啦哗啦的水声，不时地在人们耳边响着。水，水，到处是水。这里倒不缺鱼虾，可是，这里的人却十分担心孩子掉进水里被淹死。



你到这里来，就会看见：生活在船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大人们就用根布带将他拴着；生活在岸上的孩子一会走动，则常常被新搭的篱笆挡在院子里。他们的爸爸妈妈出门时，总忘不了对看孩子的老人说：“奶奶，看着他，水！”那些老爷爷老奶奶腿脚不灵活了，撵不上孩子，就吓唬说：“别到水边去，水里有鬼呢！”这里的孩子长到十几岁了，还有小时候造成的恐怖心理，晚上死活不肯到水边去，生怕那里冒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

可就是这样，也还是免不了有些孩子要落水。水太吸引那些不知道它的厉害的孩子了。小一点的孩子总喜欢用手用脚去玩水，稍大些的孩子，则喜欢到河边放芦叶船或爬上拴在河边的放鸭船，解了缆绳荡到河心去玩。河流上漂过一件什么东西来，有放鱼鹰的船路过，卖泥螺的船来了……这一切，都能使他们忘记爷爷奶奶的告诫，而被吸引到水边去。脚一滑，码头上的石块一晃，小船一歪斜……断不了有孩子掉进水里。有的自己会游泳，当然不碍事。没有学会游泳的，有机灵的，一把死死抓住水边的芦苇，灌了几口水，自己爬上来了，吐了几口水，突然哇哇大哭；有